

突破封锁回延安

1943年元月,米勒不幸患了重症痢疾,一度昏迷不醒,延安紧急发来电报要求赶快送他回延安。从晋东南到延安绵延近千里的路,沿途多是崇山峻岭、千沟万壑,同志们用担架抬着米勒上路,同行的还有曾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的美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克。

米勒回延安,必须经过日军的封锁线。日军在陕甘宁与晋冀鲁豫之间的必经之路设了一道封锁线,一般人化装成老百姓也许能过去,可是米勒即使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头上扎着老百姓的毛巾,他的大鼻子一看就是外国人,怎么也混不过去。必须要等待机会才行。

同年3月,米勒一行途经山西交城县八路军晋绥八分区时天色已暗,八分区领导告诉米勒:有一位身负重伤的张营长目前生命垂危。米勒不顾自己身体虚弱,立即在雷声参谋的陪同下骑马上山。晚上11点,没有任何麻药麻醉,仅有若明若暗的四个手电筒和几支蜡烛照明,米勒用随身带来的手术器械,从张营长左侧后背子弹出口处切开,清除了碎骨和腐肉,并插入导管排脓。米勒想了个办法,建议尽快去买个排球或篮球的球胆,用吹球胆的办法帮助排脓。这个办法很灵,果真将伤口里的脓排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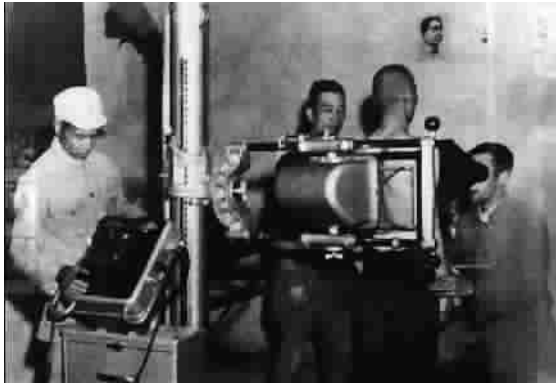
就在这次手术后,米勒等来了突破封锁线的机会。可是,行动中,护送人员中一位小战士不慎暴露了目标,在紧急撤离的战斗中,他还把米勒从瑞士带来的一套手术器械丢失了。每每提起这件事,米勒都十分心疼惋惜,日后成为将军的张中如营长,是他使用那套器械救治的最后伤员。

回延安后,作为白求恩和平医院的大夫,米勒一直勤恳工作。

战斗在太行山上(3)

——洋八路米勒的抗战往事

◆ 沈海平



中村、米勒夫妇(一九四九年摄)
米勒(右)用X光机为八路军战士检查

铁锅煮衣“灭虱”

1944年的一天,米勒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要求他带领一个医疗组去杨得志部队工作。

原来,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刚由山东调到陕北,就染上了斑疹伤寒。病人一天一天增加,疫情无法控制,死亡情况已有发生。部队情绪很不稳定。上级曾派去过两个工作组,都未能彻底解决问题。

疫情就是命令!米勒带着医疗组当天傍晚就赶到了部队驻地。下马后,米勒立即找到卫生科长了解疫情。科长汇报说,最早发现病人是一个月前,当时误以为是水土不服而引起的肠胃炎和感冒。明确诊断是在20多天前,斑疹伤寒的症状已十分明显。并且发现病人的初期症状与第一例发病的几乎一模一样。到目前为止,病人已达两百,十天前

开始出现死亡,昨天又有一名战士去世。目前部队对医务人员有意见,患病者悲观,未病者恐惧。

卫生科长接着汇报说:“我们曾对病人进行隔离,还动员全体人员灭虱。由于住得分散,缺少大锅,天气又冷,战士们对煮烫衣服的方法牢骚很大,不肯配合。”

米勒认为,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虱子不消灭,疾病流行就制止不住。米勒决定,第二天一早,先到发病最严重的连队检查。

斑疹伤寒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病期长,死亡率较高,即使治愈后,病人体力消耗也很大。在下连队了解情况的过程中,米勒发现在部队驻地和病人隔离区,都没有彻底消灭虱子。而虱子正是斑疹伤寒传染的唯一媒介。这个环节做得不彻底,虱子就会把病原体从发病者或潜伏期病人身上传给健康人。

根据这一情况,米勒领着医务人员立即制订出彻底灭虱计划,同时决定加强对病人的管理和治疗。

计划得到部队首长同意后,他们先分头作了灭虱动员,说明了灭虱与疾病的关系,然后命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他们在部队集中的地方,支起大铁锅,要求每个官兵脱光衣服,送交煮沸灭虱。

这时已近深秋,陕北气候寒冷,煮过的衣服、被褥短时间又干不透,因此有战士发牢骚,甚至拒不执行。

但是米勒要求严格,不许违令。他亲自到各驻地检查执行情况,对于贯彻不力的干部严肃批评,对灭虱不彻底的连队,命令再次进行,直到达到要求为止。

煮沸灭虱这个最简便的消除传染源的办法实施后,很快见了效。两个星期后,斑疹伤寒的传染就得到了基本控制,新发病人数量逐日减少,大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商人爱德华·R. 坎宁安一起成立了一家公司,公司叫“苏州河桥梁公司”,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桥梁建造为主的公司。当年年底,就是在他曾经站过并反复打量着苏州河的这个位置上,公司造了一座大桥,纯木结构,全长137米,宽度7米,这便是著名的韦尔斯桥,同时,它也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外白渡桥的“前生”。

韦尔斯先生显然没有将造桥之事当做19世纪的公益。桥造好后,他对任何一个由桥经过的男女毫不客气地收取过桥费:华人,一次1文;西人,一次15文。一文,应该就是一个铜圆,也可以叫做一个铜板。看来韦尔斯先生对华人还算客气,或许他深刻地意识到他的桥是造在谁的土地上。但一边有人看韦尔斯不下去了,不是华人,是西方人,是以后对上海发展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工部局,它只是为过桥的西方人土看不下去,为方便西方人过桥,工部局一次性地向韦尔斯、坎宁安的公司缴纳白银1971两,自此以后,西方人过桥就不必付费,华人依旧,你可以将这个细节看做是一部冷酷的西方殖民史中无情的一笔。

1871年,架设在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这座韦尔斯大桥不幸地朽烂了,因收取过桥费用而广被上海原住民或部分西方人士诟病的韦尔斯,也早于1857年9月9日在大英轮船公司所属的“孟加拉号”上黯然离世,他自然听不到工部局对苏州河桥梁公司整修韦尔斯大桥的反复督促,也看不到自己公司为建造新韦尔斯大桥努力的那次落空,更不会想到,在他去世19年之后,工部局终于决心不再理睬“苏州河桥梁公司”,于1876年8月,在被一拆了之的韦尔斯旧桥地基上新建一座新桥,也是纯木结构,全长110米,宽为12米,花去白银12900两,在19世纪中后期,这应该不是一笔小数字。有意思的是,新桥不叫韦尔斯桥,它被称作外白渡桥。由道路码头委员会变身而来的上海工部局,那时顺应民心,作出了此桥向全体上海市民开放的决定,再不收取任何的过桥费用。白渡桥啊,白渡桥,现在,在苏州河口上,上海有了一座让你白白走过而不花一文的大桥,它部分佐证了天上偶尔也会掉下一个馅饼。

外白渡桥临近当年外滩的公家花园。

20.白白走过而不花一文的大桥
苏州河水波澜不兴地平静流淌,那种平静你只能形容为不动声色。在日复一日的节奏中,初升的太阳将苏州河面照射得金光乱闪,黄昏的薄暮则将苏州河面轻烟般地笼罩。韦尔斯先生站在今日外白渡桥的南侧地基上,正定睛打量着苏州河的对岸,也打量着苏州河的四周。

那时的苏州河,野气深重得很,那份江南美景自然是十分的悦目而迷人。韦尔斯先生当然将上海的自然风景尽收眼底,此外,他还看到什么呢?他应该看到,他的前面,正伫立着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第一家西方商人开设的饭店——礼查饭店,说得更精确一点,是礼查饭店的一个雏形;如果他转身而望,那么,他应该看到女王派驻在上海的总领事办公之地也已建立,出于当年整个南亚次大陆带来的殖民经历,总领事馆的风格显得相当的南亚次大陆化,学术名字叫廓廊。彼时还没有由总领事馆为发端一路绵延而去的外滩建筑,更没有“外滩”这个既历史又审美的概念。

韦尔斯也许看到了那幢怡和洋行的楼房,他的目光也许与站在二楼阳台上的某个同事有个对接,这个谁又知道呢?

韦尔斯也许看到了上海原住民正往来于苏州河上的三个渡口间,它们分别位于苏州河口、后来的里摆渡桥以及后来的江西路口,这个谁又可以确证呢?

但韦尔斯一定不会想到并预见到后来的历史将会产生整个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铆接的外白渡桥,用更为专业的术语表述是“仅存的不等高桁架结构的大桥”。那一日那一刻的韦尔斯先生,站在这江与河的交汇处,想要做的事情是造上一座桥,木桥。没有人可以准确地说出他的这个造桥设想缘于的是一种历史直觉?抑或,只是一个来上海混世界的西方商人的商业本能?种种历史迹象表明,韦尔斯的动机更可能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总而言之,1856年的这个月份,怡和洋行的大班查尔斯·韦尔斯与他的合伙人美国

28.信赖感训练

罗莎和尼克宣布治疗小组将在4月19日进行信赖感训练时,阿瑟同意让丹尼出现。工作人员在康乐室里摆上了桌子、椅子、长椅和木板,布置成障碍场地。

鉴于比利对成年男性有畏惧感,尼克让罗莎给比利蒙上眼睛,领着他绕过障碍。罗莎对比利说:“你必须与我配合,比利,这是让你对别人产生信心的唯一办法,如此你才能够在真实的世界生存。”

比利最终同意让她蒙上眼睛。

“现在抓住我的手!”她边说边牵着他进入房间,“我带你走一趟,绕过那些障碍物,我不会让你受伤的。”

她领着他走,不仅能够看到,同时也能感觉到他心中无法控制的恐惧,因为他不知道要前往何处,又会撞到什么东西。他们起初走得慢慢,但后来越走越快,绕椅子,钻桌子,顺着楼梯上上下下……此时,罗莎和尼克在一旁不断地鼓励他。

“我不会让你受伤的,对不对?比利?”丹尼摇摇头。“你必须学会信任。当然不是所有人,而是一些人。”罗莎发现只要她在身旁,比利就表现得像个小孩。她知道此时出现的是丹尼。然而,罗莎想到在他的图画中有许多涉及死亡的图案,颇感不快。

下一周的星期二,亚伦第一次获准去另一栋大楼参加美术课程。在那儿,他可以尽情地画素描和图画。

琼斯是位温和的艺术医师,比利的艺术天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现当比利身处一个新团体中,整个人变得非常紧张、浮躁。后来,他逐渐了解到,比利画出这些古怪的图画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并受到赞赏。

琼斯指着画中刻有“不得安眠”字样的墓碑说:“比利,能告诉我们这几个字的意义吗?作画时,你有什么感觉?”“那是比利的生父,”亚伦说,“他曾经是个喜剧演员,自杀前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当演出主持人。”

“那你有什么感觉?比利,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感觉,而不是事情的细节。”亚伦非常不高兴被称为比利,怒气冲冲地扔下画笔,抬头望着墙上的钟:“我要回房整理床铺了。”

第二天,他和伊佳谈及昨天发生的事,说

感觉一切都不对劲。伊佳告诉他,他的行为影响了工作人员和其他患者,他因此而更加气愤,说:“我绝不为他人做的事负责!”

“别扯上你体内的其他人格,”伊佳说,“我们只针对比利。”他大叫道:“哈丁医生并未按照科尼利亚博士的方法治疗我,这样是治不好的!”他要求看自己的病历而遭到伊佳拒绝后,就说自己有办法让院方同意自己的要求,而且还说他认为工作人员并没有记录下他的行为变化,以及他无法找回失落的时间等等。

当天晚上,在哈丁医生探视之后,汤姆向工作人员宣布他已经开除了给他治疗的医生。后来亚伦从病房走出来,说他要重新雇用哈丁医生。

比利的母亲多萝西获准与儿子会面后,几乎每星期都在女儿凯西的陪同下来医院探望。比利的反应无法预期,在母亲离去后,他有时候会变得非常高兴、友善,有时却显得十分沮丧。

精神医学社工温斯洛在小组会议中报告说,比利的母亲每次探访之后,她都会与他母亲交谈。她发现多萝西是一位友善而又慷慨的女士,害羞、性格柔弱,对报告中提到的虐待事件反应并不强烈。多萝西曾经说她觉得似乎存在着两个比利,一个是可爱而有爱心的男孩,另一个伤害了别人却满不在乎。

4月18日,在多萝西探望之后,尼克在记录中写道:比利似乎非常气愤,独自留在房内,用枕头蒙住头。

4月底,12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一半,但整个治疗进度非常缓慢,因而哈丁认为必须想办法让比利体内的各种人格都与原始的核心人格比利沟通。如此,他就必须寻求突破,与比利本人见面。从上次科尼利亚说服里根让比利现身后,他还没有和比利本人见过面。

哈丁突然想到,可以用录像机将比利和其他人格的言行记录下来。于是,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亚伦,并说明这样做有助于其他人格与比利沟通。亚伦同意采取这种方式。

亚伦后来告诉罗莎,用录像机拍摄他们令他感到非常高兴,而且哈丁医生已经说服他,这样可以让他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二十四个比利

【美】丹尼尔·凯斯

